

柳昇完

韓國名導 弘益人間的正義

從《不法交易》、《柏林諜變》、《燥底師兄生擒富二代》，至日前才開機、由蘇志燮、黃政民和宋仲基三位實力派男星主演的《軍艦島》，韓國中生代著名導演柳昇完的名字漸漸為人熟悉。自1996年以短篇電影出道後，柳昇完導演的拍攝手法一直在變，但不變的是在每部電影中，或多或少總會找到正義的存在。柳導早前接受本報專訪時曾表示，正義是相對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正義，而他抱着的是「弘益人間」的念頭，期許大家一齊幸福生活。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娜 攝：吳文釗

柳昇完導演不算多產，從影20年執導了19部作品，約維持在一年拍一部電影，當中去年執導的《燥底師兄生擒富二代》票房火紅，單在韓國的觀影人次破千萬。而兩周前才在忠清北道清州開鏡的《軍艦島》同樣備受矚目，該片以日本軍艦島一個不為人知的歷史為藍本，講述在日本殖民時期，日軍強行徵用400多名韓國人，以欺騙手法將他們帶到軍艦島禁錮後，一眾韓國人想盡辦法逃出去的故事。柳導表示：「一開始寫這劇本時，黃政民看了故事大綱，覺得很有意義，相信會是一部很好的作品，自然地就決定出演了。」

該片雲集蘇志燮、黃政民和宋仲基三位實力派演員，蘇志燮飾演在鐘路一帶被稱為京城最厲害的拳頭崔七星；黃政民演被騙到軍艦島的京城酒店樂團團長李江玉；宋仲基則演為了救出滯留在軍艦島而潛伏在島上的獨立軍朴武英。問到戲份會如何安排？柳導實關子不肯說，「你們到時入場就會知道。我現在只能說拍完《軍艦島》後，就會拍《柏林諜變》或《燥底師兄生擒富二代》的續集，但哪部先拍就還未決定好。」

尋回拍戲樂趣

談到上部作品《燥底師兄生擒富二代》，柳導指該片令他重新感受到拍電影的樂趣，「拍《燥》片前，我有一段時間很疲倦，覺得拍電影很辛苦，精疲力盡。年輕時我曾想過如果拍到一部自己既享受又輕鬆明快的警察電影就好了，所以抱着這心態出發去拍《燥》片，當時想得很簡單、輕鬆，電影能夠在韓國及海外大受歡迎，有一種子女長大、擁有非凡成就的感覺。」

在《燥》片中，飾演奸角的劉亞仁非常搶鏡，可惜他已被飾演老差骨的黃政民逮捕，劉亞仁之前接受本報訪問時，曾笑稱其角色已玩完。既然柳導已落實拍《燥》片續集，會否安排新角色給他回歸？柳導沒有正面回答，只道：「劉亞仁是一個聰明、充滿感性的演員，不單止在《燥》片中的奸角，其他角色都能夠演得好，演技範圍很廣泛。作為演員，他一直保持着一種興味，吸引別人想一直和他工作，所以如果我其他作品有需要，一定會用他。而且在上次的合作過程

中，雙方都留下合作愉快的記憶，不知道這是否我個人的想法，但只要他不拒絕，我任何時候都想和他再合作。」

至於早年曾以演員身份客串電影的他，對於會否再演戲一事，他搖頭表示：「我不會演啦。比起看我演戲，我覺得看其他演員拍戲，觀眾會更開心、更享受。韓國有很多很優秀的演員，甚至全亞洲、全世界都有很多優秀的演員，我不想搶奪了他們能夠發光發亮的演出機會。」

萬物都會變化

不計正在開拍的《軍艦島》，不少影評人認為《燥》片較為光明，與柳導過去的作品偏向黑暗形成一個分水嶺，柳導並不認同，「我的電影經常在光明、黑暗兩方面來來回回，很多人可能覺得我的電影大部分都較為黑暗沉重，但下部作品會偏向什麼風格是沒有人能夠預知的，我唯一可以肯定回答的，是《軍艦島》的風格與《燥》片相距很遠。」

「中國有一句俗語叫『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意思是指一切事物都在流動，都在變化，人亦都會變。我年歲漸長，想法會變多，但重要的是健康地成長。我認這10多年的拍攝手法變得多，風格亦變來變去，但不變的地方也有，就是抱着拍攝有趣、有意義的好電影這想法沒有變過。」

正義是相對的

另外，提到從以前的《不法交易》到《燥》片，電影的主旨似乎總離不開「正義」這兩個字。柳導解釋不單在韓國，現今社會的個人道德和倫理均特別複雜，「尤其資本主義力量漸漸增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價值變得更加複雜、混亂。如果我們去保護這些經常被我們忘記、非常微小的價值，世界會否會變得好呢？」

「我自覺社會的正義去到一個很危險的水平，但我這種猜測可能都很危險，因為正義的概念人人不同，究竟什麼才



柳昇完拍《燥》片尋回拍戲趣味。 資料圖片

是正義？我們要想得深一些，想得多元化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正義，是從自身去出發的，別人未必會知道我們的正義是什麼。正義其實是相對的，它的價值亦會根據時代而改變。所以不論怎樣，世上存在的所有電影，或多或少都會談論着正義，而我今後拍電影時，亦會繼續努力不懈把正義的概念融入電影中。」

那柳導相信的正義是什麼？他聽後笑一笑，「這是一個很大的概念，單是講正義，講一整天都講不完。首先，正義的出發是怎樣保持對人和對自己的態度。韓國有一個神話，講韓國民族是起源自檀君王儉，檀君抱着『弘益人間』作為建國理念，而『弘益人間』是指以造福全人類為出發點。這個價值觀並非只有韓國民族獨有，而是世界所有民族都普遍抱着這相同的觀念：我的幸福並不是只關於我，而是應該期許和其他人一齊幸福。所以正義可總結為人類如何幸福地生活，包括人類的態度和想法，這亦是我的正義。其實，對於正義，真的有很多話可以講，至今有無數的學者和藝術家談論過正義，這是一個偉大又困難的概念，同時亦充滿興味。」

《軍艦島》日前開機，柳昇完(中)和宋仲基(左2)等演員合影。 網上圖片



柳昇完指正義講一日都講不完。

《天下第一拳》的美麗誤會

柳昇完導演的電影總給人一種親切感，如《燥》片就有港產片的影子。他十分認同，「上世紀80年代，即我10多歲時很喜歡看當時稱為香港黃金時期的電影，成龍對我夢想拍電影還起了很大的影響力。」會否想過拍一部真真正正的港產片，用香港人班底、演員，在香港取景？他盛讚香港是個非常有魅力的都市，更是任何時候都能帶給他很多靈感，「從年少時香港黃金時期的電影，到最近杜琪峯的電影，我都喜歡，所以日後如果有機會，又有合適的故事，當然會想拍！還有，我曾喜歡過的影星直到現在仍然十分活躍地進行活動，所以很想在香港拍電影，可是香港是一個繁忙複雜的都市，不知道我能否承受得住這樣的環境下拍電影。（喜歡過的香港影星是？）如果要數喜歡的香港影星，實在太多，不能一一說明，最喜歡的一定有李小龍和成龍，是兩位我到死都不能忘記的武打明星，亦是他們驅使我現在拍攝武打電影。另外，我亦喜歡周潤發，最棒的，對吧？還有劉德華、任達華，女演員有張曼玉、林青霞，要數香港的演員及導演，真是可以數一晚！」

席間，柳導亦分享了他人生首部在戲院看的電影，直言：「只剩下幾個

影像的片段，不記得演什麼，直至長大後才知道是鄭昌和導演的《天下第一拳》，昆頓塔倫天奴(Quentin Tarantino)都有份出演。分享件趣事給你聽，我直到有次在釜山國際電影節見到鄭昌和導演，才知道他是韓國人。記得當時我要出席一個活動，要看《天下第一拳》，那時發現電影中出現了以前小時候第一次在戲院看那部電影的片段，我記得是在幼稚園之前看的，講日本人道場上決戰的故事，為什麼年幼的我會看這電影呢？真是不知道！除了一個背叛者的動作外，什麼內容都不記得，還有就是記得片中的音樂，那時再次聽到，感覺像找回失散的父親！我再次看那電影前，我只記得電影中幾個場面，但想不起電影的名字，亦不知道是怎樣的電影，那時可說是找回我第一齣看的電影。但我覺得這緣分很神奇，因為該部電影是韓國導演製作的！」



《天下第一拳》劇照。 網上圖片

愛挑戰敢嘗試的 馬容元



馬容元自上月起展開其職業策展人生涯。 受訪者提供

從M+到龐比度，策展人馬容元走得從容，離開合作五年的團隊，進入一段嶄新關係中的他自言熱愛這種不同體制間的轉變，新環境和新團隊即代表不同類型工作的新挑戰和開闊眼界的新嘗試。當他將擅長的流動影像帶到龐比度，會與中國當代藝術收藏碰撞出怎樣的火花？新展覽，我們拭目以待。

馬容元為當代藝術及影像策展人，他畢業於倫敦皇家藝術學院當代藝術策展研究所，並取得北京電影學院電影導演碩士學位及英國雷丁大學文學士學位。他曾於2009年及2013年兩度出任「威尼斯雙年展」香港展館的聯合策展人，也曾獲選擔任北京中央美術學院、香港Para Site藝術空間等多所國際藝術機構的客席策展人。他自2011年起成為香港M+視覺文化博物館的副策展人，專責構思與建立該機構的流動影像館藏，其間策劃的展覽及項目包括：《M+放映》系列、《M+進行：流動的影像》及《M+進行：油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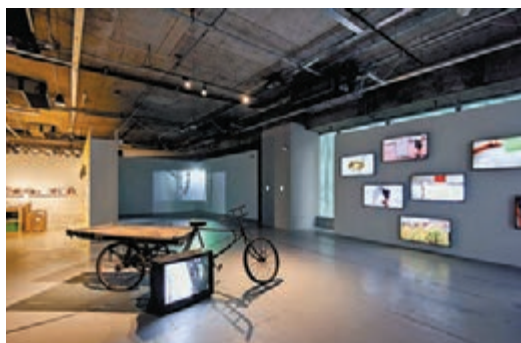
新體制有新挑戰

上個月中旬(6月13日)，馬容元在巴黎龐比度藝術中心當代及新視野創作部(Contemporary and Prospective Creation Department)擔任策展人的職業生涯正式開始，這也是香港K11 Art Foundation(KAF)與巴黎龐比度藝術中心三年合作項目的里程碑。據介紹，在三年的任期中，



不少觀眾入場欣賞。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M+進行：流動的影像》展覽現場。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作為團隊中唯一的亞洲人，他將主力負責研究不同的當代藝術脈絡，豐富龐比度的中國當代藝術收藏，發掘大中華地區的優秀年輕藝術家，並策劃一連串由龐比度與KAF合辦的項目。對此他表示：「龐比度藝術中心是全球最重要的藝術機構之一，合作的事其實已經談了一段時間，消息來得不算突然，在新環境下與新團隊合作可以拓闊我的視野，每個機構都有它獨特的運作模式，如何適應新體制是我要面對的挑戰。」

策展更重視過程

馬容元關注的策展及研究方向多集中於全球化、移民與都市身份認同等議題，「全球化題材在藝術領域已經有一段歷史，而近年我再特別關注是因為人口流動現象的日益普遍，或者又可以聯繫到歐洲的難民問題。作為一個策展人，我們要考慮的是什麼樣的題材與觀眾最具有相關性，再把它運用在展覽中。」

回顧幾年來在M+的工作，從他加入時的小型團隊到現在發展得愈來愈大，經歷架構變革和展覽媒介的轉變，他自言收穫最多的正是自己參與整個發展的過程，「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同時，他認為那裡的展覽模式很特別，對之前做過的展覽也基本都滿意，「與最終的結果相比，我更重視的是過程，過程把握在自己手裡，當盡力去做和做得開心，出來的效果基本都會滿意。」會將自己最擅長的流動影像帶到新機構的工作中嗎？「當然會，流動影像是當代藝術中很重要的表現媒介之一，同時我也計劃嘗試去做其他不同類型的作品。」

再談起香港藝術發展的趨勢，他認為一直以來的變化非常明顯，從巴塞爾開始，香港藝術發展愈趨國際化，「這種國際化與本土藝術發展的關係一直在變，兩邊的發展暫時處於平衡階段，藝術從來都不會單一線性發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會愈加多元化，實現多重發展。而兩種藝術如何接軌是大家一直在關注和嘗試的事，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他說。

入行需多看多做

作為一個策展人，當然並非只是擺放藝術品和佈置展場如此簡單，馬容元笑說：「大家總是把策展想得太簡單，其實作為策展人要考慮的不只是展覽本身，還有譬如與藝術家、美術館之間的關係，運輸、市場、宣傳、設計等方方面面，還有一些行政事務要處理。從項目統籌到藝術史，策展人需要了解的東西非常多，但不一定非要是讀藝術出身，有些行內人讀的是哲學或社會學，最重要的還是確立一個學術上的研究方向。」

那要怎樣做才能成為一個策展人？「多看。」他以兩個字總結，這也是他一直在做的，無論工作還是假期，他都習慣周圍飛看展覽，近至中環，遠到上海、威尼斯、倫敦、巴黎，他說：「我發現很多人不願走出去看別人是怎樣做，所以我強調要肯去看不同的展覽，這點非常重要。另外還有一點是要多去做，香港現在有很多正規機構的策展實習機會，若年輕人有興趣入行，真的應該放膽去嘗試，實踐經驗非常重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